

詩的家園

文 宋子江

詩人梁秉鈞去世已九年有餘，但是他的作品仍然讓我們感嘆。最近，《也斯的六〇年代》出版了，編者是黃淑嫻和劉汝沁。這本書收錄了他在1960年代的詩、翻譯、散文和評論，有相當一部分從未收錄在他以往出版的詩集或文集。在這段時期裏，他只有十多歲，頂多二十歲出頭，但是他已經對當時前衛的西方文藝有一定的理解。雖然他的觀點時而早熟，時而稚嫩，時而憤慨，時而平淡，但是他的詩文展示了極其廣闊的視野。當時還遠遠未到互聯網時代，要蒐集相關的書籍和資訊不易，自我教育想必十分艱難。

評價一位詩人，首先要將之置於其寫作的時代。在不同時期的寫作，又面臨著不同的語境。那麼在他看來當時的香港文壇是怎樣的呢？從文集內的文章來看，大概是惡劣的。除了文壇外各路人馬亂罵現代詩「怎樣怎樣難懂——好像他看不懂一首詩就要全部的現代詩負責一樣」，還有文壇中「連群結黨、互相標榜」（見〈不要亂罵現代詩〉），更有自以為是的權威「急於為文藝定一方向」（見〈略談當前文藝〉）。

今天香港詩壇的環境有沒有比六〇年代時好呢？恐怕沒有，令人失望。即便如此，我們依然時不時在《聲韻詩刊》上看到二十多歲的詩人。詩壇的燈塔，不是所謂的群黨或者權威，而是他們的聲音。今期《聲韻詩刊》如常刊登本地和外地創作。正如施勁超所寫，「殘軀跨過空格與空格之間最小的縫隙」，彷彿就是每一名香港詩人的寫照。在評論方面，今期刊登了洛楓從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的理論中觀照和反思香港的當世景觀，而鍾國強則以長文深度評介台灣詩人孫維民的《地表上》。

此外，今期的專題是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「突圍：朗誦與對話」的文字紀錄，其主辦單位為香港詩歌節基金會。該專輯除了有詩人、譯者和學者之間的對話，還包含許多詩作的中譯本。大部分場次討論當代詩人，如非裔美國詩人麗塔·達夫（Rita Dove）、最近過世的葡萄牙詩人安娜·露易莎·阿瑪拉爾（Ana Luísa Amaral）等等，也有小部分場次聚焦於二十世紀的著名詩人，如策蘭（Paul Celan）和安妮·塞克斯頓（Anne Sexton）。

北島在長詩《歧路行》的最後一章引用了梁秉鈞〈城市風景〉中的兩行：「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／聽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說話」。對北島來說，「九聲調的粵語不再陌生」。他更坦承：「我被香港收留」。香港一直容留著詩。在這個時代，每個人都戴起了口罩，聲音都漸變模糊，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了。在遙遠或不遙遠的未來，發表過的詩、出版過的詩集、舉行過的詩歌活動都終將消逝，我們也許還可以通過文字來回顧這個並不完美、我們卻又痛愛著的家園。 ▽